

别让人生跪在地上

大伟大学毕业后,一时找不到工作,就天天帮父亲到市场上卖菜。五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,同学、朋友中有人当了官,有人成了企业家发了大财。每当遇见那些当了官或发了大财的同学、朋友,大伟总觉得低人三分、矮人一头。

有一天,大伟去朋友家赴宴,与几个陌生人同坐一桌。

一个叫高建的矮个子站起来向大伟劝酒说:“能坐到一个桌子上,这是缘分,先喝为敬,大哥我先干了这一杯。”接着给大伟端酒,大伟平时很少喝酒,便有些推辞。高建有些不高兴地说:“如果我记错的话,咱们这

是第一次在一块儿进餐。这之前,咱们互不相识。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份,你可能是个高官,也可能是个富翁,但高官也罢,富翁也罢,这些都不重要,因为这些年来,你不曾给我提拔和帮助,我也没向你借贷过一分钱,你也从没给过我一分钱的资助。

但你一天一天过来了,我也一天一天过来了,你过得很好,我也过得不错啊。这杯酒,喝了,是你给我面子,不喝,是你给自己自尊,我不会勉强你,也不能强求你,更不敢难为你。因为我们的人生,都一样是公平地站着的。”

高建的话,让大伟像头上被浇了

一盆冷水,一下子清醒了许多。他红着脸,将那杯酒接过来,真诚地说:“谢谢你!”然后喝下了平生第一杯酒。

大伟从此像变了个人,不再沮丧、颓废,不再幻想着依赖别人改变命运。他充分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父亲扩大规模,发展大棚种菜。几年后,大伟成了“大伟蔬菜供应公司”的总经理。

在一次老乡联谊会上,一些势利者认为大伟大学毕业回乡种菜没出息,敬酒时有意怠慢和嘲讽大伟,大伟不温不火地将高建那番话讲给大家听。最后他说:“我们之所以在权贵或财富面前那样卑微,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人生跪在了地上。”

摘自《好故事》

会说,这些北京都买得到。因为,这里面装的不仅是物质,更是绵绵的亲情;因为,带走这些东西,可以给老人增添许多欣慰。

有的朋友会偶尔在电话里跟妈妈说一声:“我又想家乡的豆腐干了。”于是,老人忙着去采购,邮寄,等待回音,担心路上会不会变质,一直到听到子女品尝后的感受,才放心下来。这样的过程,难道不是老年生活中一道美丽的风景吗?

给老人买礼物,最好是买个手机。然后,隔三岔五发个短信过去:“阳台上的茉莉叶子黄了怎么办?”

“红裙子配绿上衣好看还是配黄上衣好看?”“怎样煮鸡蛋才容易剥壳?”“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?”如此等等。有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女需要照顾,这样的妈妈也就永远不会老。

这些,算不算孝中的与时俱进?
摘自《特别文摘》

张先生需要全年总共2万元的奖金缴纳所得税2655元。

如果王老板平时不给张先生分次发季度奖,而是将总共8000元的季度奖与12000元的年终奖一起放在元月发放,那么张先生的年度奖金一共需要缴税1975元(20000×10%-25)。

显然,对于张先生而言,一般来说是更乐意接受老板一次性给他发放年终奖2万元,而不是将2万元拆开为季度奖和年终奖分次发放,因为这样可以减少680元的税金负担。
摘自《理财周刊》

剩馀是一种财富

衡量富有和贫穷,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,以为谁挣得多,谁就富有。

比如说,甲每月收入8000元,乙每月收入3000元,甲应该比乙富有。这是错误的观点。富有的定义不是谁每月工资挣得多,而是你每月剩下多少,剩下的才是财富。

美国人月工资比中国人高三倍,这个毫无疑问,是不是一般的美国人比中国人富有呢?实际上,美国人一般都有几张信用卡,喜欢消费,都是月光族。更加普遍的是,他们欠下银行不少的债。

一般的美国人,银行储蓄不会

很多。中国老百姓善于储蓄,一般在银行都有存款,超过十几万的,人数不少。

再比如,一般人认为台湾地区的平均工资比内地高一倍,他们的白领自然比我们富有。其实,这是一个错误观念。为了比较方便,以下均折合人民币。

去过台北的朋友都知道,那里的地铁单程平均是12元,北京是3元;台北的午饭平均要50元,北京平均15元;在台北租一套房6500元,北京在通州租一套房1500元。

比如,一个台北的工程师,每月挣1.5万元,减去房租6500元、交通

一个可以流泪的地方

没有哭……是啊,多年的磨炼,早已使他忘了流泪的感觉了。

三十六岁时,他遭遇了人生的重创,他爱如生命的妻子,突遭车祸而去世,留下他和七岁的女儿。妻子的突然离世,似乎把他的心脏活生生地撕下一大块,疼得他时时都想流泪。

可他却悲哀地发现,自己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流泪的地方。家吗?怎么能行呢?自从妻子去世后,年迈的岳父母就搬了过来,帮他照顾孩子,若是见他流泪,岳父母还不得老泪纵横?办公室?好像也不行。作为公司老总的他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,可下属得时时进来汇报工作,若是让人看到他暗自哭泣,还不是给人家平添谈资吗?至于常去的咖啡馆,更不行啊。一个大男人,边喝咖啡边掉泪,还不知引得多少人侧目呢……日复一日,他努力压抑着,不让泪水夺眶而出,而他心里的痛楚,却因此更深了。

偶然的一天,女儿的学校发了一张电影票,女儿缠着他,让他星期天带她去看电影,而在平时,都是妻子带着女儿去的。

朋友说:“你以为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?是为了她啊。虽然我中午不回来,但是她得回来为女儿做饭啊——以前过惯了舒服日子,这么冷的天,这么冷的水,她的手哪能受得了?这样当她回来水温正好合适了。”

摘自《济南时报》

非常男女

爱人的眼睛

那天下午,我很开心地去参加丈夫分公司的开业庆典,在席间无意中感受到了一些年轻女子对我丈夫的注视。那种热烈而赞叹的目光触动了我别样的心绪,当晚,我坐在梳妆台前的时间格外的长。直到丈夫罗伯斯走过来亲吻我问我怎么了时,我终于忍不住问他:“你还爱我吗?”罗伯斯笑着说:“你很少问我这个问题的,今天发生了什么事?”我坦诚地告诉他:“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,我很害怕。”罗伯斯在我身边坐下,轻轻地拥住我说:“其实有个故事我从未对你提起,现在可以讲给你听了。”

“那一年我14岁,爸爸妈妈约姨妈一家去巴黎购物,我不愿同行,便去乡下的外公家小住。我记得那天,下午阳光明媚晃晃的,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到外公家的时候外公正在整理照片,我一眼就注意到其中的一张黑

白照片,画面上的少女双眸清澈,宛若天使。我有些得意地把那张照片举到外公面前,说:‘外公,这张照片我从来没见过,这个女孩是您的初恋情人吗?’外公凝视着那张照片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他喃喃地说:‘你注意到她的眼睛了吗?’当然了,她的眼神像小溪一样清澈,美极了。’我说。

外公把这张照片放进相片簿里,然后指着旁边一张照片说:‘你见过这张吗,是我和你外婆的金婚纪念照。’“这张妈妈给我看过,我嘀咕着说,‘可是外公,您不该把您初恋情人的照片和外婆的放在一起呀。’外婆若是地下有知,会不开心的。’外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:‘你外婆才不会生气,因为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人呀!’那一刻我惊呆了,我比照两张照片,还是不敢相信那个鹤发鸡皮的老妇人与那花季少女是同一人。我小心翼翼地说:‘外公,您不觉得变化太大

了吗?’外公的目光仿佛舍不得离开那两张相片,过了一会儿,他轻轻地后:‘罗伯斯,你只见过你外婆老去之后的照片,所以你无法体会到那种被时光雕琢之后的美丽。我之前问你有没有注意到照片上那女孩的眼睛,是因为只有我知道,光阴荏苒50年,你外婆看着我时眼神里的那种清澈与欢喜,始终没变。我的孩子,将来当你爱上一个女孩,与之共度一生,你才会懂得纵使时光能够带走青春、侵蚀美貌,却始终无法改变爱人的眼神,因为她爱着你的灵魂,始终栖息在那里,不曾离去。’”

讲到这里,罗伯斯凝视着我的眼睛对我说:“很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,持久而深情,的爱,已经不再源于容貌鲜亮的青春,而是寄寓在一双与你一起看过云卷云舒的眼睛里。凯琳,当我看着你的眼睛时,我便知道你就是19岁时倾心相爱的女孩,这就足够了。”

那一刻我衷心地感谢一位老人,感谢他告诉30年前的罗伯斯和30年后的我,关于爱的真谛。
摘自《西祠胡同网》

总会主动地把自己的压岁钱存进去,不过存折里的钱大部分花在了他身上。后来他有了工作,便不停地往里面存钱。在我们的婚事上,父母悄悄地把折子里的钱取了不少出来。

听爱文一说,我被这一家人的相互信任感动了。第二天,我偷偷地把钱又存了回去,而且添了一些自己的钱,虽然不多,但那是我给这个家庭存进去的第一份信任。一家人之间的信任才是一张最好的存折啊。
摘自《甘肃日报》

没有带钱,再转身上楼,正准备进门,就听见老公正在开导小胡:“你小子太笨,存私房钱也是要有技巧的,也是有技术含量的。刚刚你嫂子在家,我不好说,现在教你两手:第一要把钱用她的名字存起来,一旦发现,就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是她自己忘了,跟咱没关系;第二要分散保管,一个存折搁一个地方,才不至于窝端。跟你说实话吧,我跟你嫂子结婚两年多了,才被逮着了一次,她还以为是为自己忘记了!结果她还老老实实地被我好好教训了一番呢!”

摘自《幽默与笑话》

钱,结果被母亲发现了,母亲并没有责骂他,而是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,并提议用她的名字办一个存折,设了一个全家人都知道的密码,谁有钱就往里

存,谁要用钱就自己从里面拿。开始时,里面钱总是不多,但他知道那可是父母全部的心血。自从有了那张存折后,他没从存折里取过钱,相反逢年过节

还好,到银行后凭密码就将钱取了出来。回家后老公严肃地教训了我一番,让我以后一定要长点记性。

前天晚上,老公的铁哥们小胡一脸沮丧来我家串门。我急忙去准备

私房钱的技术含量

了几样小菜,备好酒,让他们喝着。两人喝着喝着,小胡的话就倒了出来:“你说,我一个大老爷们,掖几个私房钱花花怎么了?她犯得着吵成这样吗?”

老公让我下楼再去买点熟菜,于是我开门下楼了。刚下楼发现身上

有点能力给点温暖

那年冬天,朋友全家搬到市郊。那是一栋破旧的房子,说不定哪天就会拆掉。

他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,第二天起床,已经是上午。朋友匆匆吃完饭,就出了门。直奔他在市区的店铺。朋友说,那段时间几乎没有和女人说过一句话。回去时,女人已经熟睡,第二天醒来,枕边已经空空,就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牛郎织女。朋友笑笑说,真希望这样的日子早点过去。

朋友并不成功,几年打拼下来的家业,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失去。还好,女人并不计较,跟着他。心甘情愿。新家几乎空空荡荡,朋友日日奔波,试图东山再起。我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去他家,见他正吃着一碗面条,面条是女人早晨就煮好的,盛在碗里,盖在锅里,还热着,卧着一个半金半银的鸡蛋。见我

来,朋友抬头说,请稍等。碗上一

双筷子飞舞。两腮突起的很高。煤气灶上坐着水壶,壶口冒着袅袅白气。我猜朋友可能要为我沏一杯茶或者冲一杯咖啡,忙说不急,说话时他的一碗面已经见底。

朋友放下碗,从灶上取下水壶,把热水倒进一个暖水瓶状的铁皮桶。我注意到铁皮桶经过简单改造,不但桶壁围上塑料泡沫,又在泡沫外包上了棉絮,整个桶就像一个包裹严实的蛹。我告诉他,水还没有开透,本来就不是为了喝的。他将水桶挂在厨房的水槽上方,我才发现,桶壁上连着一个小小的水龙头。朋友做一个拧开水龙头的動作,说,这样洗菜和洗刷碗盘的时候水正好是温的。

我问他:“你中午要回来吃饭、刷碗吗?”

朋友摇摇头。再问:“那么等你晚上回来,这水岂不早就凉透了?”

只动了一根手指头

我说:“很简单,我和你老婆互不相识,所以我既不会挑拨离间,更不会散布谣言。我一句话也不用说,什么都不用做,只需动一根手指头,是你对我还是我对你?”

“就这样?”金有点不相信。

“别小看了这一根手指头,它能挪移乾坤呢。不过我先把手指头放在前头,如果闹腾出了事你再拨打电话给我,否则你可别怪我,我还不想背上破坏婚姻的罪名。”我一再叮嘱金。

“你放心不会出事的,如果真有事,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感情不够好。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得逞的,你太小看我们的感情了。”金依然充满信心。

半个月后再碰到金,我几乎认不出他来,他简直换了个人,头发凌乱,胡子拉碴,双眼凹陷。一脸憔悴。

我大吃一惊:“出事了?”

金有气无力地说:“你赢了,我们已经闹翻,她一天到晚闹个不停,我快受不了了。”

“她怎么闹的?”我心里很是过

费1000元、吃饭3000元、交税1500元、一点点娱乐2000元,每月就剩1000元。

一个北京的工程师,月薪8000元,减去交税1000元、房租1500元、交通费300元、吃饭1000元、娱乐1000元,每月还剩3200元。

请问,是月工资1.5万元、每月只剩1000元的台北人富有,还是每月工资只有8000元、每月剩下3200元的北京人富有呢?

还记得曾经在杂志上看过针对拥有“现金100万美元存款的人”进行调查,在亚洲地区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呢?答案是,拥有这么多现金存款的人,在中国香港是4万人,在中国台湾是8万人,在邻国日本是12万人,中国内地有30万人。

摘自《周末》

星期天,突然下起了大雨,他不想去,可女儿却一定要看。于是,他带上女儿出发了。这是他自大学毕业后,第一次走进影院。

也许是因为天气不好吧,偌大的电影院里,观众寥寥无几,女儿和他随意选了个座位坐了下来。望着那些空荡荡的座位,他不禁心中一动。

电影开始了,女儿很快就被精彩的情节吸引住,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而他,悄悄地和女儿打了个招呼,坐到了离女儿几排远的一个座位上。

黑暗中,他闭上眼睛,任自己沉浸在对妻子的刻骨思念中。渐渐地,无限的悲伤漫上来,他的泪水涌出了眼眶。他放任着自己,让泪水无遮无挡地奔涌而出……在电影院里,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,一个男人,肆意地流着泪水……

终于,影片快要结束了。他擦干眼泪,深深地吸了几口气,将脸上的表情调整到平时的样子。待到电影结束,他微笑着,拉起女儿的小手,带她回家。他的心里,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平静。

也就是从那时起,年近不惑的他,爱上了电影院。每当悲伤袭来,他便不再压抑自己,而是悄悄地上去张电影票,然后,坐在影院黑暗的角落里,默默流泪……

摘自《济南时报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-mail: zzbwbw1616@sina.com

朋友说:“你以为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?是为了她啊。虽然我中午不回来,但是她得回来为女儿做饭啊——以前过惯了舒服日子,这么冷的天,这么冷的水,她的手哪能受得了?这样当她回来水温正好合适了。”

我有些不以为然,朋友好像有些夸张——忙了半天,只为能让女人在洗菜和洗刷碗盘时有热水,太矫情吧。

朋友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,一边往外走一边说,男人拼命赚钱,为什么?不就是为了一个家?不就是为了一个女人?既然有能力给她一点温暖,为什么不给她?“或许真像你思想的那样,一点温暖的确实不了什么,但当她的手感觉水的舒适时,那脸上肯定会露出一点笑吧?怎样的男人才叫成功的人呢?我的理解是:不管何时,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,都能让他的女人,脸上挂着舒心的笑。”

如此说来,不论现在或者以后,朋友都注定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了。我指的不仅是他的事业,还有他的婚姻与爱情。
摘自《莫愁·天下男人》

意不去,想也知道不是因为我动了手指头的缘故。

“她说我在外面养的女人都找上门来了,非要我解释清楚不可,你说我怎么解释啊?我跟她说是一个熟人打赌开的玩笑,她哪里肯信。”金一肚子苦水,一倒就是满地。

老天,果真是因为我。我心里不禁后悔起来,都怪我一时任性造成了不良后果。我忙说:“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,让我给她说说?走,咱们现在就去跟她解释清楚吧。”

“我没有那份心思了,她既然不信任我,就解释清楚了又有什么意思呢?你真的只是动了一根手指头?”

我真的只是动了一根手指头,第一次敲他家门后,我什么话也没说就转身下了楼。过了几天,我再次去敲他家的门,他老婆开门后,我依然没有说话就走了。

其实这也不能全怪金的老婆,像我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,敲一次已婚男人的门很正常,但敲两次,而且一看他老婆开门转身就走了,换了谁,谁会没话讲?

那之后没多久,金就离婚了。

摘自《齐鲁晚报》